



# 在地的經驗·臺灣的聲腔—— 「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評介

前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主任 ◎ 呂興昌



**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  
(第一、二、三輯說明書)  
吳子光等撰·高志彬主編  
龍文 / 9006 / 12,500元  
ISBN 9578988915 / 精裝

臺灣文學的發展，既有口傳的民間文學，亦有書寫的作家文學，兩者相輔相成，蔚為大觀。而作家文學中又分鄭、清以降的「文言」「舊」文學與十九世紀末興起的「白話」「新」文學，治臺灣文學者，十之八九對白話新文學均如數家珍，相當重視，在此不必贅言；然而對文言的舊文學則不免有意輕忽甚至多所誤會，實須略加疏解。

造成這種輕忽與誤會的主要原因是：臺灣子弟從中學以後所受的「國文」教育，根本就是與臺灣無甚關係的中國古典文言教育，以致造成臺灣人認為「國文」是一門內容脫離現實的無根之學。此外，「國文」一科，過去長久被執政者拿來做為箝制人民思想的工具，有識者不免大起反感，再加上這些古典的文言文，以華語誦讀，總覺佶曲聱牙，聲腔不應，終致令人難以消受。

其實，只要觀念略加改正，國文一科仍可酌量編入文言的教材，因為「文言」根本就是臺灣人（尤其是 ho-lo 「福佬」人與客家人）語言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都會脫口說出漂亮的文言音（讀書音），它與華語的文言不同，後者純是因語法結構而與口語有別，真正的讀音仍然相同。舉例而言，「牛馬走」一語，是謙卑的自稱之詞，是標準的文言詞，司馬遷寫信時用過，它用華語唸，聲音並無文言或口語的差別，但用臺語唸，就一定要用文言音唸「giu ma ch ——」，而不可以唸成口語的「gu be chau」。再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千萬別用華語唸，那樣就枉費作者傅玄的創意了，因為這一句的音韻之美就在「赤」「墨」「黑」三字是同韻的入聲字，用華語唸，簡直是暴殄天物，根本讀不出它們原來竟然是同韻；反過來看，如改用臺語唸：「k"n chu chia chhek,k"n bck chia hek」，韻味馬上就充分流露出來；由此可見，如果上國文課，能用本土母語唸誦，則文言文讀起來就會倍感親切悅耳了。

談到思想內容，不容否認，由於歷史階段使然，文言詩文有時確有較為保守的傾向，然而，如果能慎選與臺灣精神息息相關的作品反復誦習，則將可掃除古典詩文必然

保守反動的刻板印象；例如連橫著《臺灣通史》，認為臺灣不可能獨立自主，但臺灣新文學之父賴和就曾予反駁，聲稱「天與臺灣原獨立，我疑記載欠分明」；而身為開業醫的他，更曾寫下「但願天下無疾病，不愁餓死老醫生」的詩句；由此可以發現臺灣古典詩文自有提振主體意識與厚植人道關懷的面向，頗值國人的重加反省思考。

至於臺灣經驗，由於過去飽受大中國思路的支配，所有的教材「只可有中國，不能有臺灣」，以致只見詩經楚辭李杜蘇黃，完全不見臺灣先賢！如今拜民主之賜，已可脫下大中國思想的緊箍咒，仰觀臺灣天空，俯察臺灣土地，古典詩文中，正不乏足資沈思默想的臺灣經驗：只要大家打開心內的門窗，誠懇翻閱這些篇章，便能領略臺灣美麗的春光、溫馨的關愛、生命的鄉土以及永遠年輕的希望。

筆者多年來致力臺灣文學的研究、教學與推廣工作，深知古典詩文資料對建構臺灣文學、歷史與思想系譜的重要性，當然格外注意這方面的出版訊息，因此看到龍文出版社分別於1992、2001年推出「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三輯六十冊時，內心便有無名的感動。這套書實收58家作品，其中部分雖有排印本行世，但龍文版竭盡所能，廣蒐各家詩文手稿、抄本與印本，依原樣覆印，版本可說相當珍貴，對求真求美的文史愛好者而言，特別具有吸引力，更何況其中還有許多尚未問世的珍本呢！

筆者認為，這套彙刊對前文提及的臺灣經驗、臺灣思想與臺灣聲腔之了解與活用，可以提供非常豐富的資料。先就聲腔而言，彙刊中的作者全都是在地的臺灣人，他們落

筆為文，幾乎都是如假包換的 ho-lo 文言讀書音，這與早期作者大多來自中國各地的遊宦人士迥然有別，他們的南腔北調，正對照出在地臺灣作者已經走出一條屬於自己風格的詩路了。

再就思想內容來看，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論者總認為臺灣新舊文學之間彼此對立多，相互了解少；其實，到了日治時期，許多傳統詩的作者，由於身受世界思潮的激盪，對新文學的發展並不全然反對，即使像連橫那樣對新文學不願苟同的人，卻相當支持鄉土文學，甚至還出版《臺灣語典》、《雅言》加以「助威」。而像彙刊第一輯中的林資修（幼春），雖然本身並無新文學創作，但對新文學的推動卻一向鼎力相助。同輯中的陳虛谷、莊垂勝、葉榮鐘三家，則更是新文學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們的「舊詩」同樣充滿「現代」的新精神，例如葉榮鐘〈時事感作〉其三云：「國憲公權已不存。自由平等那堪論。吹蕭人逝鴟夷隱。誰召同胞未死魂。」陳虛谷〈警察〉云：「凌虐吾民此蠢才。冠仇相視合應該。兒童遙見皆驚走。高喊前頭日本來。」便對現代民權思想的追求與殖民統治的反抗有深刻的體會與著墨。

最後就臺灣經驗而論，彙刊所收作品，無論山川草木之秀麗、天災地變之驚悚、家國社會之興替、歷史事件之創傷等，林林總總，可供取材者極多，舉要而言，如清領時期的分類械鬥，是困擾官民極為嚴重的問題，首輯陳肇興的《陶村詩稿》便有多篇述及，其中洋洋千言的〈遊龍目井感賦百韻〉，將械鬥的原因、惡吏的欺凌與平民的相互殘殺，作了翔實的敘述；第二輯鄭用錫



《北郭園全集》的〈勸和論〉一文，則從現實利害的角度勸止械鬥，都為歷史留下了珍貴的記錄。又如地震、水患，古來即常發生，民間歌仔冊便曾有客語與 ho-lo 語的《中部大地震歌》、《八七水災歌》，古典詩也不遑多讓，第一輯張李德和《琳瑯山閣吟草》便有敘述 1941 年嘉義大地震的〈震災吟〉，陳肇興《陶村詩稿》也有描寫 1850 年彰化水災的〈大水行〉，都能生動地捕捉災情的悲慘與救災的感人。再如戰後的二二八事變，雖曾是令人不寒而慄的政治禁忌，但古典詩中還是留下了難得的歷史見證。葉榮鐘〈少奇吟草〉便有多首哀悼受難者陳炘、林茂生、林連宗、王添燈的詩篇，其中「一

命嗚乎枉死城，沉冤千古豈能平」可謂道盡臺灣人共同的心聲！

想從學校教育奠定具有主體性的臺灣精神，進而落實到全民的社區營造與文化生活，在在都亟須了解臺灣的過去，記取歷史的教訓，做為當下的借鏡。凡此，筆者認為「臺灣先賢詩文集」正是最佳的參考資料，除了希望龍文最短時間內能繼續推出四輯五輯外，也期待各級學校及所有鄉鎮的圖書館都能購藏，讓對臺灣情有獨鍾的各地教師、學生、文史工作者與一般民眾，都能就近借閱，攝取更廣泛的知識、蘊育更豐饒的心靈。



▲ 「臺灣先賢詩文集彙刊」